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佛说四十二章经

佛说四十二章经浅释二

后汉迦叶摩腾、竺法兰同译
宣化上人讲述一九七四年于美国加州三藩市金山圣寺

第十三章 问道宿命

沙门问佛。以何因缘。得知宿命。会其至道。佛言。净心守志。可会至道。譬如磨铙。垢去明存。断欲无求。当得宿命。

第十三章是说人怎么样能得知宿命，佛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宿命呢？就要会道，会道就是明白道。

'沙门问佛'：有个沙门来请问于佛。'以何因缘，得知宿命'：什么因缘，怎么样修行，修什么法门，才能知道宿命通？'会其至道'：就明白真正的道理了。

'佛言'：佛就告诉他了。'净心守志'：你要清净其心，要守志，守著你这坚固的志愿。你发什么愿，你就要守著。你不可以才发了愿，过了几天自己又不算了，又说我把这个愿撤回来，这是不可以的，这就不是守志了。你若能净心守志，把心里的黑暗，心里的妄想，心里的贪嗔痴都去了，守住自己这个志愿。'可会至道'：自然就会明白真正的道。真正最高的那个道，好像什么呢？现在举出一个譬喻来告诉你。

'譬如磨镜'：就好像磨镜子一样。'垢去明存'：尘垢去了，没有了，那明就现出来了。现出来的明，就是

宿命通。'断欲无求'：你把欲念断了，无所求了，到无所求处，什么也不求了。'当得宿命'：能这样子，你就会得到宿命通。所以我们人修道，一定要没有一切杂念，没有妄想。你要是能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你修什么法门，都很快会成功的。你若尽有一些妄想、杂念、贪嗔痴，在肚子里头装满了，那当然你修什么法门也不相应了。所以我们学佛法的人，修行的人，一定要先断欲去爱，把这欲念先断了它。再无求，什么也不求了。你有所求就是苦，无论求什么，求不到，就有个求不得苦。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各位要注意的。

修行修什么？修行就是把我们的妄想修没有了，欲念修没有了，这就是有功夫了。你把你这些嫉妒、障碍、贪嗔痴，都打扫干净了，就会得到宿命通。

第十四章 请问善大

沙门问佛。何者为善。何者最大。佛言，行道守真者善。志与道合者大。

第十四章是说明善，没有什么能比得过真正的修行，这是最善的。大，就是证得真实的理，这是最大的。

'沙门问佛'：有一位沙门就请问佛。'何者为善'：什么是最好的事情呢？是应该做的事情呢？'何者最大'：什么事情是最伟大的，最要紧的？是最应该做的呢？

'佛言'：佛答覆他的问题，就说，'行道守真者善'：你能修行真正的佛法，这就是最好的，不要修旁门外道。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呢？就是不自私，大公无私，忘人无我的。不要有一个自己，要没有自私心，没有自利心，一举一动都是行菩萨道，利益众生。

自己明白了，也想教他人明白；自己得到利益，也愿意其他人得到利益，不是自私自利的。能这样子，这是最善的。行道守真是守真理，不要守虚妄、不实在的那种法。修行要明白真理；不明白真理，那就不是守真，能守真这才是最好的。

'志与道合者大'

：你的志愿和你所修行的道合而为一，你能证果，得圣人果，或者证阿罗汉果，或者行菩萨道，这都是最大的。

第十五章 请问力明

沙门问佛。何者多力。何者最明。佛言。忍辱多力。不怀恶故。兼加安健。忍者无恶。必为人尊。心垢灭尽。净无瑕秽。是为最明。未有天地。逮于今日。十方所有。无有不见。无有不知。无有不闻。得一切智。可谓明矣。

第十五章告诉人忍辱的力量是最大的，能灭一切的垢，明白得也远。

‘沙门问佛'：又有一位沙门请问于佛。‘何者多力'：什么事情是最多，力量最大的呢？‘何者最明'：什么事情是最明了呢？最有智慧呢？

‘佛言'：佛答覆这问题，就说了，‘忍辱多力'：若能忍辱，你那力量就大；若不忍辱，就没有力量，你忍辱的这种力量，是没有穷尽的。为什么它这力量大呢？因为‘不怀恶故'：它就是一种善的力量，没有恶的力量在里头，完全是善的，不怀恶故。因为你是善的，这力量就没有穷尽。

所谓柔能克刚，软的能克硬的；弱能胜强，软弱的能把刚强的胜了。我常跟大家讲，牙为什么会掉呢？就因为它硬；舌头为什么不掉呢？就因为它软。你就算活到几百岁，碰见的人都是掉牙的，没有人掉舌头的。舌头就因为它软，能忍辱，所以忍辱的力量最大。‘兼加安健'：又兼上它还平安、健康、健全。

‘忍者无恶'：能忍耐的人，一定不会做恶的。‘必为人尊'：你不做恶，一定会得到人的尊敬。‘心垢灭尽'：你心里的自私自利、贪嗔痴，种种染污的念头，那些欲心，要是把它灭尽了，就‘净无瑕秽'：你清净得一点毛病也没有，一点瑕疵也没有，一点染污的心也没有，就只是清净心。‘是为最明'：你若能把心里的黑暗去尽了，这才是最光明的，最有智慧的。

‘未有天地'：在没有天地以前，‘逮到今日'：到现在。‘十方所有'：就是从无始以来，十方所有的，‘无有不见'：没有看不见的。‘无有不知'：也没有不知道的，就是从无始劫到现在，所有的事情都知道。‘无有不闻'：也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听过。‘得一切智'：为什么能这样子呢？就因为你得到一切智。‘可谓明矣'：这才算是真正明白，真正明了，真正有智慧了。

第十六章 舍爱得道

佛言。人怀爱欲。不见道者。譬如澄水。致手搅之。众人共临。无有睹其影者。人以爱欲交错。心中浊兴。故不见道。汝等沙门。当舍爱欲。爱欲垢尽。道可见矣。

第十六章说明了我们一般人的心，心水本来是澄清的，但你要是把它搅浑了，就不澄清了。澄清是什么呢？就是道。不澄清呢？就是爱欲。这爱欲障著我们不明心见性，障著我们不能见道，就是不能证果。证得初果就是见道位，也就是见道了。

‘佛言'：佛说，‘人怀爱欲'：这个法为西方人讲，是很讲不通的，西方人无论什么都讲爱、讲欲。尤其是天主教、耶稣教——主啊！爱我，我啊！爱主。和主搞成恋爱，这就像男女恋爱似的。天主教、耶稣教，那修女说是和主married（和主结婚了），这真是根本就不懂得道。人怀爱欲，人所怀抱著，心里所怀念的就是爱和欲，什么都讲爱，什么都讲欲。‘不见道者'：你修道不明白道，一边修，就一边丢；一边教你没有爱欲，你这边爱欲就更多一点。

‘譬如澄水'：你有爱欲来袭不见道，就譬如什么呢？譬如那澄清的水，‘致手搅之'：用手把这澄清的水搅浑了它，因为这水里有一些沙泥，有一些微尘在里头。你若没有微尘，你搅它，它也不会浑的。这微尘是什么呢？就是爱欲。这爱欲就像水里的微尘似的；生这个爱欲心，就譬如你用手来搅。‘众人共临'：所有的人，都来到这水的旁边，共临于水，就是站在水的旁边。‘无有睹其影者'：谁也看不见这水里有自己的影子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你搅浑了嘛！为什么你不见道呢？也就因为你这爱欲浑了嘛！

‘人以爱欲交错'：人啊，一天到晚想这个爱，想这个欲，想这种不干净的东西。交错，就是想来想去都是这个东西。‘心中浊兴'：在你心里头，智慧水浑了，没有智慧了，这是浊兴起了。‘故不见道'：所以你就不明白道，修道修来修去，也不证果，也不见道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你有爱欲心；你

若没有爱欲心，很快就会见道了。

所以佛说‘汝等沙门'
：这汝等沙门，连我们现在这些比丘、比丘尼都包括在内呢！‘当舍爱欲'：都应该把这个爱和欲舍了它，这舍爱欲，不是说：‘噢！我很讨厌的，我见到女人就发脾气，赶她走。'不是那样子。那要怎么样呢？要见如不见，闻如不闻，也不需要讨厌她，但是也不动心，不动念头。当舍爱欲，‘舍'就是布施出去了，好像你布施钱给人，你已经布施了，自己就不能再有了，所以要把它舍了。舍给谁吃？舍给你爸爸，舍给你妈妈。‘爱欲垢尽'.爱和欲念这种邋遢污浊的垢若是没有了，‘道可见矣'：你所修的道，就可以见道了，就可以证果了。

第十七章 明来暗榭

佛言。夫见道者。譬如持炬。入冥室中。其冥即灭。而明独存。学道见谛。无明即灭。而明常存矣。

第十七章是显出无明是没有体性的，因为没有体性，所以它一灭就灭了，你一见道，无明就会灭了。

‘佛言'
：所以佛说‘夫见道者'：所说见道的这个人。‘譬如持炬'：就好像有一个人拿著一把火炬一样。‘入冥室中'：到这黑暗的房子里边去。‘其冥即灭'：这黑暗即刻就没有了。‘而明独存'：而这光明就存在了，因为你有火炬。这火炬就是人的智慧，言其你有智慧就能破这无明。无明就是这一个黑暗的房子，你若有了智慧，这黑暗的房子也会变成光明了，所以说而明独存。

‘学道见谛'
：学道能见到真理的这种人。‘无明即灭'：你那无明即刻就没有了。‘而明常存矣'：无明既然灭了，智慧就会常常存在的。

第十八章 念等本空

佛言。吾法念无念念，行无行行。言无言言。修无修修。会者近尔。迷者远乎。言语道断。非物所拘。差之毫厘。失之须臾。

第十八章说明了念、修行和有无这种的关系。

‘佛言，吾法念无念念'
：佛说，我这个佛法，在念上就是要没有一个念，连没有念的这个念，都没有的，所以叫念无念念。‘行无行行'：在我这法里头，修行也是用的无功用道，修行也不要有执著，要和没有修行是一样的，连那没有修行的那个行字，都不要存在的。

‘言无言言'：言就是所说的这个语言，也不要执著这语言，把没有执著语言的那种意思、那种念，也都没有了。‘修无修修'
：修的时候也是修的无功用道，修而无修，证而无证。就是修道，也没有一个修道那个修的思想，这些都要没有的，这就是没有一切执著，把一切执著都空了，连那个空都要空了它。

‘会者近尔'
：你若会得，会得就是明白了，你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，就与道相近了。近尔，就是相近了，不会远了。‘迷者远乎'：你要是不明白，你迷昧这个道理，就离道很远了。那么道究竟是什么样子？我告诉你们，这是‘言语道断'：说也说不出来，想也想不到，言语道断，说不出来这个妙处，所谓‘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'，心所要想的也没有了，一切一切都空了。‘非物所拘'：不被物所拘住了，因为物也是真如的本体。这时候你若能会得这种的境界，所有的山河大地、森罗万象，都是真如的本体，所以就不为物所拘了。‘差之毫厘'：这修行方法你若差了一丝、一毫、一厘那么多，就‘失之须臾'：在很快、很短的时间内就丢了，就找不著了。所以要自己把这种执著破了，就能得到这种境界。

第十九章 假真并观

佛言。观天地，念非常。观世界。念非常。观灵觉。即菩提。如是知识。得道疾矣。

第十九章是佛教人观‘一切唯心造'这种道理，要把虚妄的去了，存这实在的。天覆著我们，在上边
；地载著我们，在下边，对凡夫来讲，这都是常住的、不坏的。可是这并不是常住不坏的，它也是有这种新陈代谢，它不是常的。

‘佛言'
：所以佛说，‘观天地'：你观察这天地。‘念非常'：你看天地有寒暑，寒来暑往，春夏秋冬的这种情形。地就有山，又有河，也是互相迁变，不是一定的。所以这都是生灭法，不是心里头的这种不生灭法，所以说念非常，这不是一种常的。

‘观世界'
：这个世，是以迁流为义，就是迁变的，不是常的；界是以方位为义，它们也都是生灭的，也都不是常住不坏的，都是不常的，所以说‘念非常'。‘观灵觉'：你观自己这灵明觉性，‘即菩提'：这就是一个菩提性。

‘如是知识'
：你能像这样子去研究，这样子来认识，这样地知道它，‘得道疾矣'：你很快就会得道了。因为你明白这理了，你就会得这个道；你不明理，所以就不得道。

第二十章 推我本空

佛言。当念身中四大。各自有名。都无我者。我既都无。其如幻耳。

第二十章指示人用这四大来观身，知道这身体如幻如化，是虚妄不实的。

‘佛言'
：所以佛说，‘当念身中四大'：我们人应该想一想，想我们身中这四大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和合

而成的，四大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。我们身中这坚硬的，就属于地大
；这湿润的，就是水大；温暖的，这属于火大；出入呼吸和这动的，是属于风大。

‘各自有名'
：这四大各自有名，每一大有每一大它自己的名字，都各自有名。‘都无我者'：也没有哪一个地方叫做‘我'，你说这全身，你来数——头有头的名字，脚有脚的名字，眼有眼的名字，耳有耳的名字，鼻有鼻的名字，舌有舌的名字，口有口的名字，从头到脚，各有其名。所有的地方都各有其名，你说哪一个地方是有一个我？哪一个地方叫一个我？没有一个地方叫做我！那么，既然没有一个地方叫做我，为什么要执著这个我？为什么要粑这个我看得那么重？所以这整个身体也没有一个我的名字，都无我者。

‘我既都无'
：我都没有了。我既然没有了，‘其如幻耳'：所以这身体是如幻如化的，没有真实的，无论能观、所观，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幻化的。若能明白这是如幻如化，你就能明白空、假、中的道理，空观、假观、中观的这种道理。你能明白这道理了，那你就知道这个身体是虚妄不实的。

第二十一章 名声丧本

佛言。人随情欲。求于声名。声名显著。身已故矣。贪世常名。而不学道。枉功劳形。譬如烧香。虽人闻香。香之烬矣。危身之火。而在其后。

第二十一章是教人明白好求声名的人，不单是没有益处，而且有害处。

‘佛言'
：所以佛说，‘人随情欲'：人顺著他自己的情和欲，‘求于声名'：去追求声名，就是去追求一个好名誉。‘声名显著'：等声名成功了，这时候，‘身已故矣'：这身也就快死了。你声名成功了，也就老了；老了就快死了，所以啊，没有什么大意思！

‘贪世常名'
：贪求世界上这一个普通的、寻常的名誉，也就是平常的名誉。‘而不学道'：你不去修习道果，‘枉功劳形'：这就枉用了功，劳苦了身形。‘譬如烧香'：譬如你点著一块香，‘虽人闻香'：虽然这人闻著有一股香气，‘香之烬矣'：可是那个香烧完了的时候，‘危身之火'：那火烬啊，或者就会著大了，把身就烧死了。所以说危身之火，‘而在其后'：很危险的事情在这后边就会发生的。

第二十二章 财色招苦

佛言。财色于人。人之不舍。譬如刀刃有蜜。不足一餐之美。小儿舐之。则有割舌之患。

第二十二章是指示明白财色这两个字，它的滋味少，可是伤害很多。所以有智慧的人，不要像小孩子那样无知识，贪这甜味。

‘佛言，财色于人'

：这世间一个财，一个色，这两种把很多修道的人都给害了。修道的人放不下财，就贪财；放不下色，就贪色。你贪财好色，那道业绝对不会成就的，所以说，财色于人，‘今之不舍’：人人都舍不了这个财和色。好像什么呢？这里举出一个譬喻来，就‘譬如刀刃有蜜’：那刀刃上有一点点的蜜糖。‘不足一餐之美’：不够吃饱一餐的这种美好味道。‘小儿舐之’：这个小儿看见那刀刃上有糖，这糖就是指这个财色。无知的人贪这财色，就好像贪刀刃上的蜜似的，‘则有割舌之患’：就有把舌头割断了这种的危险。所以我们人对于财色，一定要把它看破放下，才能得到自在。

第二十三章 妻子甚狱

佛言。人系于妻子舍宅。甚于牢狱。牢狱有散释之期。妻子无远离之念。情爱于色。岂惮驱驰。虽有虎口之患。心存甘伏。投泥自溺。故曰凡夫。透得此门。出尘罗汉。

第二十三章这说明了人的妻、子和房子，把人都埋葬在里边了。这种的埋葬比牢狱还厉害，所以人应该远离这种东西，应该知道它的厉害。

‘佛言’
：所以佛说，‘人系于妻子’：人被妻、子绑住了。系于妻、子，就是被他们绑住。‘舍宅’：这房子也都把人绑住了。所以说，在家人有这三大件在身上，天天都披枷戴锁的。

这个‘枷’是家庭的‘家’，有家庭就像戴枷似的。枷是木头做的，把它戴到头上这么锁上，你没有法子拿得下来，这就叫枷。戴枷，是犯罪了就戴这个枷。那么有了这个家，就被枷住了。好像我们有一些居士有家，行动就不自由，想到天上去，也去不了
；想到地下去，也去不了，就在家里枷住了，这就是系于妻子，做什么都不方便。有小孩子，这叫‘手捧子’，手上戴著那个刑具，行动也不方便，这叫手捧子。有父母，就像镣上戴那个脚镣子，这是三大件，有家庭的人都有这些，所以这叫系于妻子。这系就是被它绑上了，被妻子绑上了，被舍宅绑上了，就是有个房子也放不下，这也是被绑上了。‘甚于牢狱’：这种妻、子和房子也就是人生的一个牢狱。

‘牢狱有散释之期’
：坐牢还有坐完了的时候。‘妻子无远离之念’：对妻子呢，无远离之念，就不想远离，你就算想离开，也不是真的。好像人说：‘要出家！要出家！’要出家就出了嘛！讲它干什么？这就是因为没有远离之念，所以就这么唱唱歌而已。

‘情爱于色’
：对这个情、爱和女色，‘岂惮驱驰’：不怕被它所驱驰，不怕被情爱和色来支配，所以说岂惮驱驰。‘虽有虎口之患’：虽然就好像在老虎的口里一样，但是‘心存甘伏’：心里宁可被老虎吃了，也愿意的。

‘投泥自溺’
：就好像投到泥里头，自己把自己淹住了，淹上了，‘故曰凡夫’：所以才叫做凡夫。‘透得此门’：你若过得去这个门，什么门呢？就是情欲、情爱和色这个门，与妻、子、房舍这个门。你若能透过去，那就是过关了。‘出尘罗汉’：这就是一个出尘的阿罗汉，或者可以说是一个要证果的圣人。

第二十四章 色欲障道

佛言。爱欲莫甚于色。色之为欲。其大无外。赖有一矣。若使二同。普天之人。无能为道者矣。

第二十四章讲的是淫欲心，淫欲心若是断了，一定会证果，证得阿罗汉果。可惜这是不容易断的，所有的众生都有这种毛病。所以在《楞严经》上说‘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’欲心若是不除去，你就不能证得阿罗汉果。

‘佛言’：佛说，‘爱欲莫甚于色’：所谓爱欲，这个情爱和色欲也就是淫欲心，莫甚于女色。
‘色之为欲’
：色这种的情欲，你说怎么样啊？‘其大无外’：它这种大法，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了，没有可以超出这情欲再大的范围了。‘赖有一矣’：幸亏色欲只有一个，‘若使二同’：假若再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东西，再有一个和它一样的，‘普天之人’：普天下所有的众生。‘无能为道者矣’：谁也不能修道了。就是说只有一个都这么厉害了；要是有两个，一时间就会把人都给吃了，没有人再可以修道了。还可以这么讲，这个色也可以说是女的被女色所迷，男的被男色所迷。男、女都有同性恋，男的和男的同性恋，女的和女的同性恋、这都叫被爱欲所迷。

第二十五章 欲火烧身

佛言。爱欲之人。犹如执炬。逆风而行。必有烧手之患。

这是第二十五章，说明了爱欲是不可以接近的，不可以接近爱欲的这种情形。

‘佛言'：佛说。‘爱欲之人'：纵欲贪爱的人，就是顺著你自己的情爱和淫欲心这一类的人。‘犹如执炬'：就好像拿著一把火炬。‘逆风而行'：迎著风走路，‘必有烧手之患'：一定会把自己的手烧坏了。烧了手这还是一个小问题，恐怕有烧身的这种患啊！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不接近这是最好的。

第二十六章 天魔娆佛

天神献玉女于佛。欲坏佛意。佛言。革囊众秽。尔来何为。去。吾不用。天神愈敬。因问道意。佛为解说。即得须陀洹果。

这个天神就是天魔，也就是魔王波旬。这魔王等佛成道的时候，他就先派了很多魔眷属，也就是军队，去想扰乱佛，但佛不被他所转。这第二十六章就是说佛不被魔王所扰乱，还能把魔王化过来，成为佛的一个护法。

‘天神献玉女于佛'：天上的魔王送了三个玉女给佛。什么叫玉女呢？就是生得非常美貌，像玉那么样地可爱。这三个玉女，不但相貌是人间所没有的，天上也没有那么样地美丽。‘欲坏佛意'：他的用意就是想教佛生淫欲的念头。坏，就是想要破坏佛修道的意志和愿力。

‘佛言'：佛就说了。‘革囊众秽'：佛说不论是男人，是女人，男人生得相貌俊美的，也是一样，女人也是一样的。不是单单说女人怎么样怎么样坏，男人就没有那么坏了。所以佛言革囊众秽，是说人的身体就是一个皮革之囊。革就是皮革，就是皮包著这么一个bag（袋子），这囊就是一个bag。众秽，里面装著什么东西呢？里面除了屎，就是尿，你说这有什么好？

在外皮上看那男人长得非常俊美，非常好看。再好看也不过好像阿难似的，生得相貌那么俊美，摩登伽女一看就爱上了。她就去佛那儿，佛说：‘你爱他什么？'她说：‘他鼻子也长得好，眼睛也长得好，耳朵也长得好，面孔也长得好。'

佛说：‘好！你爱他鼻子，我把他鼻子割下来给你；爱他耳朵，我把他耳朵割下来给你；爱他眼睛，我把他眼睛挖出来给你，你拿回去啰！'她说：‘那又不行了。'

那么这男女相爱，究竟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相貌生得再好，里边都是革囊众秽、里边装的是屎、尿，九孔常流不净，眼睛就有眼眵（屎）出来，耳朵就有耳垢，鼻子又有鼻涕，口又有口水，大小便利等。你说这究竟哪个是干净的呢？所以这叫革囊众秽，众秽就是众邋遢的东西。

‘尔来何为'：说，‘你送这个来给我，有什么用呢？这对我没有用啊！' ‘去，吾不用'：你赶快回去，我不要的！

当天魔献这些女人给佛的时候，佛一看这三个女人，就观想：‘唉呀！你们要是老了的时候，面上的皱纹不知多少啊？那皱纹很难看的，老得那个样子，头发也都白了，什么都是很难看的。'佛这么一想，魔女自然就现出这么个样子来。自己一看自己，这真没有什么意思，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。所以佛就教她们去了，说：‘去！吾不用！我不用你们。'

‘天神愈敬'：这时天魔看见佛道心这么坚固，所以他愈发恭敬了。‘因问道意'：因此请求佛为他说法。‘佛为解说'：佛就给他说法。‘即得须陀洹果'：这天魔也就即刻证得须陀洹——初果阿罗汉。

第二十七章 无著得道

佛言。夫为道者。犹木在水。寻流而行。不触两岸。不为人取。不为鬼神所遮。不为洄流所住。亦不腐败。吾保此木。决定入海，学道之人。不为情欲所惑。不为众邪所娆。精进无为。吾保此人。必得道矣。

第二十七章是说一个譬喻，就是学道的人要远离一切的障碍。什么叫两岸呢？两岸就是情和欲，有见思的情欲，又有无明的情欲。见思的情欲就是执著生死，像此岸一样；无明的情欲就是执著涅槃，也就好像触到彼岸一样的。经文上说，人拿这木头和鬼神取这木头，这是譬喻所有一切邪见的网缠著人，就好像木被人取似的；见思这个网把人盖住了，就好像木被鬼神遮了一样。

至于洄流所住，这洄流所住就是懒惰，和精进正相反。腐败和无为法正相反，因为他不能直心正念真如，所以他常常想精进却又退了。就像那洄流虽流得很急，但是它一转弯又流回来了；流回来了，所以他就不能达到这无为法；不能达无为法，他就著相了；那么所修的福慧就修不成功，像木头烂了似的；他就必须要堕落，不会到涅槃的彼岸，不会了生死，这就是被这情欲所迷，和爱见的众邪所娆了。若正念真如和精进，明白法的本性本来就是无为，能这样子，不为情爱所转，你一定会得道的，这是这一段文大概的意思。

‘佛言’：佛说了，‘夫为道者’：说这修道的人。‘犹木在水’：就像一个木头在水里一样。‘寻流而行’：顺流向下走。‘不触两岸’：不被两岸的石头所触、所障碍。触两岸就是把这木头留下来。没有触两岸就是这木头不会被这两岸所留，不被情爱所留，这木头就好像一个修道人似的。‘不为人取’：也不会被人拿去。‘不为鬼神所遮’：也没有被鬼神遮挡住。‘不为洄流所住’：也不会被流过去又流回来的这种洄流所停止了。‘亦不腐败’：也不会腐烂、败坏。‘吾保此木’：我保证这一个木头，‘决定入海’：一定会到大海里头去。‘学道之人’：学道的这个人，‘不为情欲所惑’：不被爱情、物欲坵迷惑。‘不为众邪所娆’：不被一切的无明，一切的懒惰所障碍。‘精进无为’：精进修这个无为法。‘吾保此人’：我保证这个人，‘必得道矣’：一定会得道的。

第二十八章 意马莫纵

佛言。慎勿信汝意。汝意不可信。慎勿与色会。色会即祸生。得阿罗汉已。乃可信汝意。

这是第二十八章，佛知道我们人这个‘意’，就好像一匹马似的，难调难伏。还有这个‘色’，无论男色、女色都应该离它远一点。你不离它远一点，就会有祸生。可是我们众生从无量劫以来，就是恣情纵欲，在六道轮回里打转转，不能证得阿罗汉果，就因为常常和无明、爱见，还有慢在一起。因为这样子，我们人就不可以信自己的意念，你不可不小心、不谨慎。你一定要小心、谨慎，不和色会，不要信自己的意。

‘佛言’：佛说了，‘慎勿信汝意’：你不要听你自己意念的话，你不要信你自己所想的东西，所以说你要特别谨慎一点，特别小心一点，不要信你的意念和你那个意思。‘汝意不可信’：你那个心意是靠不住的，不可以相信的。

‘慎勿与色会’：你切记谨慎一点，不要著到一切色相上。‘色会即祸生’：你若是和色相合而为一，就会有祸患生出来了。‘得阿罗汉已’..你若得到阿罗汉了，证果了，断这见思烦恼了，‘乃可信汝意’：你那时候，才可以稍微信你自己的意念一点，还不可以多信。

第二十九章 正观敌色

佛言。慎勿视女色。亦莫共言语。若与语者。正心思念。我为沙门。处于浊世。当如莲华。不为泥污。想其老者如母。长者如姊。少者如妹。稚者如子。生度脱心。息灭恶念。

这是第二十九章，说明白男的要远离女的，女的也应该要远离男的，防备有错误生出来，这就是用生善灭恶这种的方法，来对治自己这种爱欲，所以说好像莲华似的。这无论是男的，可以这么样来比较；女的，也可以这么样来比较。就好像莲华，虽在污泥里头，可是不染污泥，出污泥而不染。自己这样一想，这念头也就会正了。你念头一正了，这就是自利了。你要是看见老的女人，就像母亲似的；女人看老的男人，就像自己的父亲似的。如果男人看见女人和自己差不多年龄的，或者比自己稍微大一点的，就作为自己的姊姊这么样观想。要是比自己年轻的，就好像自己的妹妹似的。若是小孩子，就像看自己的小孩子一样，要发心来度脱他。你发心来度脱他，你有一种慈悲心，这就是利他。你既然自利，又能利他，这种自利利他的行为相应了，那么恶念自然就没有了，也就没有那么多妄想了。

‘佛言，慎勿视女色’：这是男人对女人，才这么样说；女人对男人，就可以说是慎勿视男色，可以相反过来说。‘亦莫共言语’：也不可以和他（她）在一起来讲话，不要说是开玩笑了，连讲话都不可以的。‘若与语者’：或者有什么事情应该说话时，那怎么办呢？若与语者，就是有事情在一起，应该讲

话的时候，又怎么样呢？ ‘正心思念’：就是不要有邪心，要有正心。 ‘我为沙门’：男人就说我为沙门，我为比丘；女人就说我是比丘尼。 ‘处于浊世’：不论男的、女的都是处在这五浊恶世上， ‘当如莲华’：这五浊恶世是一个不干净的地方，但我们应该像莲华一样。男的，也可用莲华来比喻；女的，也可以用莲华来比喻。 ‘不为泥污’：莲华生在泥里头，可是不为泥所染污，它是出污泥而不染的。

‘想其老者如母’：那么就想老者，比我老的女人，就是我母亲；比我老的男人，就是我的父亲，你要这样想。 ‘长者如姊’：比我自己稍微大一点的，就像我姊姊似的；比我自己稍微大一点的男人，就像我哥哥似的。 ‘少者如妹’：比我小的，就像我的妹妹似的，这是男人看女人。女人看男人呢？比我小的，就像我的小弟弟似的。

‘稚者如子’：幼稚的年龄，不过十岁以上的，都叫稚童。看这幼稚的人，就好像自己的子女一样。 ‘生度脱心’：无论是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姊姊、弟弟、妹妹，都要生一种度脱他（她）离苦得乐的思想。 ‘息灭恶念’：那么，自己这邪恶的念，也就是淫欲心，就可以停止了。

第三十章 欲火远离

佛言。夫为道者。如被干草。火来须避。道人见欲。必当远之。

这是第三十章，告诉人要远离一切的欲念，不要被欲火所烧了。什么叫干草呢？好像六情，这六根就有个情，好像干草似的；而六尘这种境界，就好像烈火似的。你没有到心和境都两忘的时候，就应该修远离的胜行。什么叫心境两忘呢？就是 ‘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’，心也没有了，真地是空了； ‘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’，也没有一种境界了，心也空、身也空，心境双忘了，眼看一切物，也都没有了。这时候，就可不为六根、六尘所转了。

‘佛言’：佛说， ‘夫为道者’：你们这些修道的人，也可以说是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凡是修道的人都包括在内了。 ‘如被干草’：就好像那干草一样的，这是说男女这种情形，就好像干柴近烈火似的。这干柴就是干草，草干了，你用一点点火点它，它就都著了；一著，就烧了。

‘火来须避’：所以火若来了，你应该远避，要离开它远一点。修道的人，那火来了，你应该远避。什么叫火呢？就是欲爱，也就是情欲这种六尘的境界。六根属于情，六尘属于境。这六根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和六尘（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）把人都迷了，迷得人醉生梦死。

所以 ‘道人见欲’：修道的人见到欲， ‘必当远之’：你应该远著它，如果你能见如不见，闻如不闻， ‘眼观声色内无有，耳听尘事心不知’。你在这时候，就不必修远离行，你就天天和它在一起，也不会有麻烦，这样是可以了；要是不能这样子，那就要修远离行。

第三十一章 心寂欲除

佛言。有人患淫不止。欲自断阴。佛谓之曰。若断其阴。不如断心。心如功曹。功曹若止。从者都息。邪心不止。断阴何益。佛为说偈。欲生于汝意。意以思想生。二心各寂静。非色亦非行。佛言。此偈是迦叶佛说。

第三十一章说明人断欲应该从心上断。你想知道断心的方法，你应该知道欲是从心意生出来的，心意是从思想生出来的。

你看这思想是自己生出来的呢？还是从他生出来的？还是共同生出来的？或者是没有因就生出来的？你还要知道这思想是在里边呢？还是在外边？是在里外的中间呢？或者是在过去呢？或者是在现在呢？或者是在未来呢？

你像这样来找思想，这思想也变成寂静了，没有自体。思想已经寂静了，你的心意也都寂静了；心意既然寂静了，你的欲也就寂静了；欲既然寂静了，所以你看一切的色、法就好像镜里边的像似的。既然像镜中的像，那就不是真的，一切的行为也像泡沫似的，那泡沫也不是真的。所以诸佛都是这样来辗转观察，辗转传授，就是传这调心的方便法门，令你先调伏其心。

‘佛言’：所以佛说， ‘有人患淫不止’：不止就是不可以停止。有人有淫欲的毛病，他一时一刻也不能停止这淫欲的心。因为他欲念这么重，这么厉害，不能停止。他就想法子了，想什么法子呢？ ‘欲自断阴’：想把自己的男根断了，割去它。

‘佛谓之曰'
：佛对他就说了。 ‘若断其阴'：你说你想要把自己的男根割断， ‘不如断心'：你还不如把你那妄想心割断了。 ‘心如功曹'：心就好像工人的一个头儿似的，一个功曹。功曹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他做一个头儿，就好像一个boss（老板）似的。 ‘功曹若止'：你这个头子若停止了， ‘从者都息'：那么跟著他做工的这些人就都停止了。因为你心里打这妄想，它才有这种行为；你若心不打妄想，也就没有人帮助它了，所以从者都息，就是都停止了。 ‘邪心不止'：你这个淫欲的邪心若不停止， ‘断阴何益'：你把你的男根断了它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那根本就是没有用的。

‘佛为说偈'
：佛随著就给他说一首偈颂。 ‘欲生于汝意'：说淫欲的念头就生在你心意里边，是由你心意生出来的。 ‘意以思想生'：这意又怎么生出来呢？就由思想生出来的。 ‘二心各寂静'：你这欲心也寂静了，你这思想、种种邪知邪见也都停止了，这两种的心都停止了，都寂静了。 ‘非色亦非行'：就没有一种色欲的行为，也没有一种色心的行为，你这欲念的行为都没有了。 ‘佛言'：佛又说了， ‘此偈是迦叶佛说'：这就是迦叶佛所说的偈颂。

第三十二章 我空怖灭

佛言。人从爱欲生忧。从忧生怖。若离于爱。何忧何怖。

第三十二章是说明了人为什么有忧愁恐惧
？就是因为人有这爱欲，所以才有忧愁恐惧；若把这爱欲断了，就没有什么忧愁恐惧了。我们人从无始劫以来到现在，妄认这四大为自己的身相；妄认这六尘缘影为自己的心相。所以就执著贪恋，不愿意把它放下。因为这样，所以就有种种的麻烦生出来。这种种麻烦生出来了，就有很多的忧愁、烦恼，也就生了种种的恐怖。你若能观察这四大，你能知道这身是四大和合而成，本来没有一个我；你再观寂这六尘缘影也是空的，没有的；你知道这心是无常的；你能把爱欲心先要断了；你这忧怖也自然就都没有了。

‘佛言'
：所以佛说， ‘人从爱欲生忧，从忧生怖'：因为有这个爱欲，就有所忧患，有忧愁，有烦恼；从那个忧愁、烦恼，就会生出一种恐怖心来。 ‘若离于爱'：你要是能把这欲念和这爱断了它，或者转变了它。 ‘何忧何怖'：有什么忧愁？又有什么可以恐怖的呢？没有了！人之所以会有忧愁恐怖，就因为有这种执著，放不下，所以才有忧患和恐怖。

第三十三章 智明破魔

佛言。夫为道者。譬如一人与万人战。挂铠出门。意或怯弱。或半路而退。或格斗而死。或得胜而还。沙门学道。应当坚持其心。精进勇锐。不畏前境。破灭众魔。而得道果。

这是第三十三章了，用譬喻说明修道的人应该有戒定慧这三无漏学，要一心来精进学道。就好像有一个人，有无始的虚妄，种种的习气，和一切的惑——见惑、思惑、尘沙惑这种种的惑。你能专一其心来学道，这就譬如一个人。你有很多的虚妄，很多的惑、习气，这就譬如万人。你能受持净戒，就是修持这个戒，这就譬如什么呢
？譬如你挂上铠甲，挂上盔甲了。然后你再能坚持其心，就没有怯弱了，这就是一种戒力的精进。你能精进勇猛，不会在半路上退回来，这就是一种定力。有定力，就不会半路退回。你再不怕前边种种境界，不怕前边有许多敌人等在那儿和你作战，若不怕他，你就不会和人家一战争就死了，这就是一种慧的力量。

你合戒定慧这三种的力量，便能破灭那无始的习气，无始的虚妄。这种种的毛病就等于众魔，能破这个众魔，你就可以证得道果 ；你能证得道果，那就是作战得胜回来了。

‘佛言'， ‘夫为道者'
：这个修道的人。 ‘譬如一人与万人战'：你能专一其心来修行，就好像一个人和万人战，这就是说除去种种的习气、毛病、虚妄、贪嗔痴，就好像与万人作战似的。在这个时候，你 ‘挂铠出门'：就像披上盔甲和人作战，是不怕的。 ‘意或怯弱'：你要是心里不坚固，好像怕了似的，就是怯弱。 ‘或半路而退'：或者修行修行，不修行了，半路而退了。 ‘或格斗而死'：或者因为和这虚妄的习气、魔军来作战，就战败了，修行不成功，死了。 ‘或得胜而还'：或者是得胜回来了。

‘沙门学道'， ‘应当坚持其心'
：应该把心坚固了，不要半途而废。 ‘精进勇锐'：向前精进勇锐，只有进而不能退。 ‘不畏前境'：不怕前边的敌人那么多。 ‘破灭众魔'：把一切魔王都破灭，都打败了。 ‘而得道果'：自然就能证得道果。

第三十四章 处中得道

沙门夜诵迦叶佛遗教经。其声悲紧。思悔欲退。佛问之曰。汝昔在家。曾为何业。对曰。爱弹琴。佛言。弦缓如何。对曰。不鸣矣。弦急如何。对曰。声绝矣。急缓得中如何。对曰。诸音普矣。佛言。沙门学道亦然。心若调适。道可得矣。于道若暴。暴即身疲。其身若疲。意即生恼。意若生恼。行即退矣。其行既退。罪必加矣。但清净安乐。道不失矣。

第三十四章说明了人学道的方法，应该好好地调身、调心，不要令身心或者太紧张了，或者太懒惰了。在儒教里也讲，你若往前进得快，往后退得也快。你修道时，不要忘了这个道，也不要帮著这个道，要这样子。能这样子，这才是修道的一个好办法
；你若不是这样子，你修道就不能成道了。因为你不会用功，不是紧了，就是慢了。所谓‘紧了绷，慢了松。'紧了绷——就像弹琴，弦若紧，它就断了，这叫紧了绷；慢了松——你弹的弦很不紧，那它又太松了。所以说：‘不紧不慢才成功。'也不紧，也不慢，这修道才能成功的
。

‘沙门夜诵迦叶佛遗教经'
：有一个沙门，晚间诵持迦叶佛那个时候留下的遗教经，他诵念这经时，‘其声悲紧'：他声音很悲恸，很紧张的样子。‘思悔欲退'：他就自己觉得很惭愧，又想要不修行了，要退步了。

‘佛问之曰'
：佛就问他了。‘汝昔在家'：你在家的时候，‘曾为何业'：是做什么职业的？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啊？‘对曰'：这个沙门对佛就说了，‘爱弹琴'：我最欢喜奏乐弹琴，我欢喜做这个事情
。

‘佛言'
：佛对他说，‘弦缓如何'：那你就懂得弹琴嘛！这弹琴的弦若是缓慢了，松了，会怎么样啊？‘对曰'：这沙门就对佛说，‘不鸣矣'：弹不响了。弦若松了，就弹不响，琴就不鸣了，就没有音乐了。

‘弦急如何'
：这弦如果太紧了，又怎么样呢？‘对曰'：这沙门就对佛说，‘声绝矣'：那么这一弹，弦就断了，也没有声了。

‘急缓得中如何'
：也不急，也不缓，这急缓正相当时，又怎么样呢？‘对曰'：这沙门对佛说，‘诸音普矣'：这音乐就奏得普遍都响了，很好听的。

‘佛言'
：佛对沙门说，‘沙门学道亦然'：这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嗔痴的沙门，想修习道业，也是要这样子。‘心若调适'：你心也不紧也不慢，‘道可得矣'：你就可以成道了，也不要著急，也不要懒惰，这就可以得道了。

‘于道若暴'
：你在修道的时候，如果很暴躁，很著急的话。‘暴即身疲'：你这一著急，一有火气，这身很容易就疲倦了。‘其身若疲'：你身既然疲倦了，‘意即生恼'：你的意念也就生出烦恼来了。‘意若生恼'：你意念假如生了烦恼，‘行即退矣'：你一生烦恼，就会退心、退步，就要还俗不修行了。‘其行既退'：你这行为既然向后退，不精进了，‘罪必加矣'：你的罪孽也一定又加多，又加重了。

‘但清净安乐'
：你单独地，你就是一个人清净其心，安乐其心，‘道不失矣'：这就不会不得道了，一定会得道的。

第三十五章 垢净明存

佛言。如人锻铁。去滓成器。器即精好。学道之人。去心垢染，行即清净矣。

‘佛言'
：在这一章佛说，‘如人锻铁'：就好像人锻炼铁一样。‘去滓成器'：把铁的渣滓去了，然后做成一个器皿。‘器即精好'：铁的渣滓没有了，不论造成什么器皿，它都非常好的。如果这渣滓不去呢？那就造不出一个好器皿来。

‘学道之人'：我们所有修行学道的人，‘去心垢染'
：要把心里这个染污心都去了。你去了染污心，就是清净心；你染污心若不去，清净心就不现。也就好像铁里头的渣滓，你若不去掉它，就不能成一个好的器皿，你若把铁里的渣滓去了，就可以做一个好的器皿，好的器具。

我们人人都可以成道的，是一个道的器皿。可是你染污心如果不去，就不能载道，不能成道。

所以你想要成就你的道果，先要去这染污的心，去这垢染。

垢染就是心里的欲，尤其是淫欲心。你淫欲心若不去，这就是有垢染；你淫欲心若是去了，就没有垢染。没有垢染就是清净心，所以说‘行即清净矣’：行，就是修行的行门。你所修行的行门都会清净的。你心里的染污如果不去，修行就不能得到清净。淫欲心固然是染污，但这是最大的。其余的，你的贪心，你的嗔心，你的痴心，你的慢心，你的疑心，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这都是垢染的心。都妥把这些去了，你修行就能与道相应，返本还原，返回你本有的清净心了。

第三十六章 辗转获胜

佛言。人离恶道。得为人难。既得为人。去女即男难。既得为男。六根完具难。六根既具。生中国难。既生中国。值佛世难。既值佛世。遇道者难。既得遇道。兴信心难。既兴信心。发菩提心难。既发菩提心。无修无证难。

第三十六章是说人身难得、中国难生、善知识难遇、佛世难值等，这种种的难。

‘佛言’，‘人离恶道’：三恶道就是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人能离开这三恶道，‘得为人难’：出生来做人，这是不容易的。佛住世的时候，曾经对所有的弟子，提出一个问题来研究。什么问题呢？有一天佛在地下用手抓了一把土，就问所有的弟子：‘你们各位说，现在我手掌里的土多？还是大地上的土多？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说。’

所有的佛弟子答覆佛这个问题，就说：‘当然是佛手掌里的土少，大地的土多了！’，这还有什么可问的呢？

佛就说：‘从地狱、饿鬼、畜生这三恶道里边，再能来做人的，就像我手掌上的土这么多；不能得到人身，在三恶道里的众生犹如大地土，就像大地土那么多。’由这证明，人能离开三恶道来做人，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，所以说得为人难。

‘既得为人，去女即男难’：得以做人这是很难了，但是做人中还有一难，不做女人而做男人，这是更难的。这是按照欢喜做男人的人来说的，你想要做男人做不到，所以说不容易做。那么做女人难不难呢？也不容易的，你欢喜做女人的，一定保证自己能做女人，也是不容易的，因为这就是没有把握的事。做男、做女，自己都没有把握，没有主权，不能说我愿意做什么，就做什么，所以这也是很不容易的。

‘既得为男’：你既然得以做为男人了，或者得以做为女人了，我不要单单说是得为男人，因为也有的人欢喜做女人呢！‘六根完具难’：你得到人身，能做人了。或者你欢喜做男的，就得到男身；欢喜做女的，就得到女身了。这叫随心满愿，不难了。可是要六根完具又不容易了，六根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有的虽做了人，但没有眼睛，眼睛瞎了，是盲人。有的做人是个聋子，这耳根坏了。有人这鼻子很不通气的，虽然有鼻子，也有若无，有也像没有似的。舌是尝味的，或者说话的，那么他也不会说话，也不能知道这味，所以这叫舌根坏了。有的身根坏了，你看那半身不遂，不能动弹了，这是身根坏了。有的意根不会想东西，什么也不懂，这是六根不完具了。六根不完具，这是很容易的；若要完具呢，这是很不容易的，很难的，所以说六根完具难。

‘六根既具’：六根也完具了，不缺了，眼睛也像个眼睛一样，耳朵长得也像个耳朵似的。不会耳朵长得像眼睛，眼睛长得像耳朵。或者嘴巴长得像眼睛，眼睛像个嘴巴，这都是不配合。或者七、八家子搬到一起去了——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口，都长到一起，没有分开，它们愿意合伙，做一个合伙的公司。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口，都在一起长著，你说这难看不难看呢？但是也没有法子。

六根既具了，‘生中国难’：人类在中国来讲，有南蛮、北貊、东夷、西狄——南方的人叫蛮子，北方叫貊，东边叫夷人，西边叫狄人，这都是在中国里边分出来的，这叫边地下贱。生在边地是很容易的，要生在中国的中间，是不容易的。那么，再要生到中国的外国去，也是不容易的，所以生中国难。

‘既生中国’：既然生在中国，‘值佛世难’：又遇到佛出世的时候，是很难的，很不容易的。

‘既值佛世’：既然遇到佛在世的时候，遇到佛世了，‘遇道者难’：道者就是善知识。你若再能遇到善知识，遇著有道的人、修道的人，你自己也能修道，这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遇道者难。

‘既得遇道’

：既然你遇著，明白佛法了，明白修道的法门了。既得遇道，‘兴信心难'：你要生出来一种信心，那又不容易。你虽遇著道了，但又不修行，不生信心。你若不生信心，就是遇著也和没有遇著是一样的。遇著了，你还不信，那也等于没有遇著，因为你不生信心。

那么你若生信心了，‘既兴信心'
：你既然生出来这一种信心了，‘发菩提心难'：你想依法修行又不容易，信是信了，好像有很多人相信佛法了，你教他修行，他就不修行。不要说旁的，就连抽个香菸，你教他戒了，他都舍不得，舍不得就放不下，啊！生信心难。你有了信心，虽生出信心，你想发菩提心也不容易，不能依法修行。

‘既发菩提心'
：你已经发菩提心了，菩提心很难的，那么你也发了。可是到这‘无修无证难'：你能到这修无所修，证无所证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，那又是不容易了。无修无证，就是已经修完了，已经证得了，所以不需要再修了。好像人吃饱了饭，不需要再吃了；你睡觉睡够了，也不需要再睡了，这修道为什么无修无证了呢？就是到无学位了，已经证了四果阿罗汉，这是按著小乘来讲。

若按大乘来讲，无修无证，已经证得佛果了，上无佛道可求，下无众生可度了，这是无修无证，这又不容易了。所以修行，我们若是没明白佛法，不懂得就不管了
；若懂得佛法了，就赶快要努力修行。

第三十七章 念戒近道

佛言。佛子离吾数千里。忆念吾戒。必得道果。在吾左右。虽常见吾。不顺吾戒。终不得道。

第三十七章是说你若相信佛的戒律，就算离佛多远，都是在佛的面前
；你不相信、不守持佛的戒律，你就是常在佛的面前，也不见佛、不闻法。这也就和六祖所说的话是一样的，六祖说：‘你相信我，你离我十万八千里，也和在我身边是一样的；你不相信我，虽然你常常在我的身边，也和离我十万八千里一样的。'这一章的经文也是这意思。

‘佛言'
：佛说，‘佛子离吾数千里'：佛的弟子，他离我很远很远的，有数千里这么远。‘忆念吾戒'
：忆念就是不忘。他若常常能记著、能忆念，常常能不忘我的戒律，能依戒修行，执持戒律去修行，那‘必得道果'：修道一定会证果的。

‘在吾左右'
：他就算在我的身边、左右。‘虽常见吾'：虽然他常常看见我，‘不顺吾戒'：但不依照著我所立的戒律去修行。‘终不得道'：他就是怎样子，也不容易得道的。

由这一段经文看来，你依教奉行，依照佛法修行，就是真正佛的弟子，就常见佛面，常随佛学
；你要是不持戒律，对面也会错过。

在以前，波罗脂国有两个比丘，想到舍卫国来见佛，中间经过的路程是很遥远的。他们走路走得很渴很渴的，渴得就要没有法子走路了，就要渴死了。结果，在前边他们就遇著一点点水，这水是在一个死人的头骨里。

一个比丘拿起这水就喝了，然后给另外一个比丘喝。另外这比丘看那水里很多虫子，因这水既然在人的头骨里边，又有很多虫子，他就不喝了。

第一个比丘就问他：‘你为什么不喝这水呢？不喝就要渴死了！'

他说
：‘因为佛制的戒律，水里若有虫是不可以喝的。我就宁可渴死，我都不喝这有虫子的水，我是要依照佛的戒律来修行。'

第一个比丘就说
：‘你真是愚痴啊！现在已经要渴死，你喝了水，就可以见佛；你不喝水，就渴死了，你还这么固执。'就这样说他，这比丘也不喝，第一个比丘就把这水都喝了。喝水的比丘走起路来，就很健康的；没有喝水的这比丘果然就渴死在半路上了。

死了之后，因为他专持戒律，就生到忉利天上去了，具足天人的福相。他就去见佛，见了佛，佛为他说法，他当时就得到法眼净，证了果了。那喝水的比丘在第三天才到，渴死的比丘在渴死的当天晚间就来见佛了，就证果了。过了三天后，没渴死的比丘也来了，见了佛。

佛就问这一位比丘，说：‘你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有几个人和你一起来呀？你在路上都很平安吗？'这么一讲的时候，这比丘就说了：‘我从波罗脂国来的，到这儿的路程很远，中间经过一个地方，根本就没有水喝。后来发现一点点水在头骨里，我就喝了一点。我有一个同参，他看见那水里边有虫子，他就不喝，所以他就渴死了。这是他和佛没有缘，所以渴死了也没有见著佛，这个人是太执著，执著心太厉害了。'

佛听他说完之后，就叫这渴死的比丘出来和他见面，说：‘他在当天就升天了，升天得到天人的这种寿命是很长的。他又到我这个法会来，我给他说法，他已经证果了。你说他是愚痴，其实你自己真正是愚痴。你不守佛的戒律，你虽然来见我，也等于没有见一样的，因为你心不真，没有诚心，你不持戒律。'

那么由这一件事看来，你就是在佛的面前，或不在佛的面前，只要你依照佛的戒律修行，那就是见佛；你不依照佛的戒律修行，你就在佛的旁边，也等于没有见佛是一样的。

第三十八章 生即有灭

佛问沙门。人命在几间。对曰。数日间。佛言。子未知道。复问一沙门。人命在几间。对曰。饭食间。佛言。子未知道。复问一沙门。人命在几间。对曰。呼吸间。佛言。善哉。子知道矣。

‘佛问沙门'：佛故意设一个问答，这问题本来佛不需要问旁人，并不是连佛都不明白这问题，要问问其他的沙门，好令自己明白，不是的！佛知道，人不知这人命有多长的时间，所以佛就问一个沙门说了，‘人命在几间'：你说人命有多长的时间呢？有几许的时间呢？‘对曰'：这沙门对佛就说了，‘数日间'：大约人命几天就会死了，不是很长的。‘佛言'：佛对这沙门说，‘子未知道'：你没有明白道，你还不懂啊！

‘复问一沙门'：又问另一个沙门。‘人命在几间'：人这生命有多长的时间呢？‘对曰'：这沙门对佛就说了，‘饭食间'：就是说在吃顿饭的时间里，人的寿命就会没有了。‘佛言'：佛对这个人说，‘子未知道'：你还没明白道啊！

‘复问一沙门'：又问另外一个沙门。‘人命在几间'：人命在几许的时间会没有了？‘对曰'：这人对佛说，‘呼吸间'：人的寿命就在呼吸之间。‘佛言'：佛对他说了，‘善哉'：真好得很！你是明白了。‘子知道矣'：你是明白这道了。

在以前印度有一个国王，他相信外道，外道修种种的苦行，好像：有的持牛戒的，有的持狗戒的，有的以灰涂身的，有的睡钉子床的，修种种的苦行，修种种瑜珈的苦行。相对地，佛法里，比丘修道是很容易的，不修这种种的苦行。所以这国王就问佛的弟子说：‘我相信外道他们所修的这种种苦行，他们还都不能断淫欲心，那么比丘这么随便，这淫欲心和烦恼，怎么能断呢？这根本就断不了的！'

有一个法师就答覆这国王说：‘你可以在监狱里提一个应该处死的人来，对这人讲：“我给你一碗油，你用两手拿著，在大街上游行。你游行市街时，如果洒了一滴油，就把你杀了；如果一滴油也不洒，回来就不杀你，把你放了。”那么这时候，你可以预备一些奏音乐的美女，在市街上奏音乐。等这个应该要死的人游完了街，你看看他这油洒了没洒？如果他的油洒了，当然就要被杀了。油，若一滴也没有洒，你问他在这街上都看到些什么？看他怎么样说！'

国王就照样办了，提出一个应该被杀的人，就对他说明白：‘今天应该把你杀了，但是现在我给你一个不死的机会，怎么样呢？你必须去游街。游街时，我给你一碗油，你用两手端著，这油若是一滴也不流出来，不洒出去，那么回来就不杀你。若是洒了一滴油，回来还是照常把你杀了，你去试一试！'

于是乎，就这么样做。市街都游完了，回来一看，碗里边的油果然一滴也没有洒。国王就问了：‘你在这市的大街上，你都见过什么东西啊？'这犯罪的人说：‘我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就只看见这油，我时时刻刻都保护这油，不教它洒了。我除了看见这碗里的油，旁的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没听见。'

国王说：‘这是什么道理呢？'这位法师就告诉他‘这就是譬如那出家的沙门，他因为看这生死的问题事大，所以他没有时间来生淫欲的念头。他想要了生死，就好像那要死的人，如果流出一滴油，有了一点烦恼，那他就死了。出家的沙门也就是这样子，为什么他能断淫欲呢？就因为他把

这生死的问题看重了；外道为什么不能断淫欲呢？就因为他不明白生死，不懂得这个生死是一种大的事情，所以他不能断淫欲。'我们修道为什么那个淫欲心不断呢？也就因为你没有真正地认识生死无常就来了。你若知道生死无常就要来了，你就没有时间来打淫欲的妄想，没有时间生这种淫欲的烦恼了。

第三十九章 教诲无差

佛言。学佛道者。佛所言说。皆应信顺。譬如食蜜。中边皆甜。吾经亦尔。

第三十九章是教人明白这佛经，一切都应该信受，不应该有分别大乘、小乘、顿、渐，或哪部经要紧，哪部经不要紧，生出这么多的分别心来。佛所说的经典总起来说，不超出权实两种，这权教也就是为实所说的，为实才说权教，这权教要是再把它说详细了，就是为的显出那实教来，所以这权实是不二的。学佛法的人不应该分别什么大小乘，所以我在洛杉矶对那个泰国的比丘说
：'本来佛法没有大乘、小乘这么多分别。因为佛教里出一些个执著的弟子，不想真正学佛法，所以就分大、分小，在佛教里做佛的一个不孝顺的弟子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'

'佛言'
：佛说了，'学佛道者'：你们各位学习佛道的人，'佛所言说'：佛所说的这些经教，'皆应信顺'：都应该信佛所说的经教，不应该有分别心。

'譬如食蜜'
：就好像吃蜜糖一样，'中边皆甜'：蜜糖中间也是甜的，边上也是甜的，所以中边皆甜。'吾经亦尔'：我所说的经典也都是这样子，都是为实施权，开权显实，要教化众生，皆共成佛道，都是这个道理。

第四十章 行道在心

佛言。沙门行道。无如磨牛。身虽行道。心道不行。心道若行。何用行道。

第四十章说明白了人修行啊，修道是在这个心，而不在形式上。你心若不在这道上，就是注重外边表面的工作，那就和拉磨的牛一样。推磨的牛推来推去，一天一天地在这儿推，也走不出去这磨坊。

'佛言'
：佛说，'沙门行道'：比丘修行无上道，'无如磨牛'：你不要像推磨的牛那样子，在磨坊里磨来磨去，磨去磨来，都是在那磨坊里走，走不出去那磨坊外。'身虽行道，心道不行'：你身虽然在表面上修行这个道。在外表上，又拜佛、又念经、又持咒，但是你心里不做这些工作，你心里不注意这些修行。

'心道若行'
：你心里若真能修道的话，你专一修道，在那儿不打妄想，你能常常在这定中，'何用行道'：那你何用行道？你就是不修道也可以了。

这就言其你能把你的心降伏住。你心里若是不打这淫欲的妄想，那是降伏其心了。你若尽打淫欲的妄想，外边虽然装模作样的，好像很老实的一个人，但里边很不老实，心里头尽打这些淫欲的妄想，那就是外边怎么样好，也没有用的。

所以修行要注重在这个心，你降伏其心了，那你很快就会证果
；你若不降伏其心，尽打这淫欲的妄想，那就像牛推磨似的，在那儿磨来磨去，很辛苦的，但是也跑不了，也出不去这磨坊。

第四十一章 直心出欲

佛言。夫为道者。如牛负重。行深泥中。疲极。不敢左右顾视。出离淤泥。乃可苏息。沙门当观。情欲甚于淤泥。直心念道。可免苦矣。

第四十一章是佛告诉人，要直心修道，直心思惟道，要以念念想要出离这情欲，作自己的目的。情欲也就是淤泥，要出这淤泥。

'佛言'
：佛说，'夫为道者'：我们大众啊，来修道的这些人。'如牛负重'：就好像牛身上拖著很重的东西，'行深泥中'：走对很深很深的泥里边，拔不出腿来。这腿拔上来，那腿又陷下去了；那腿拔出来，这腿又陷下去了。'疲极，不敢左右顾视'：这条牛疲倦得很厉害：疲倦到极点了

，连向左右看一看都不敢。 ‘出离淤泥’：出了这淤泥之后。 ‘乃可苏息’：才可以稍微松弛一点，稍微轻松一点。

‘沙门’：出家的沙门——比丘、比丘尼。 ‘当观’：应该观想， ‘情欲甚于淤泥’：情欲的这种欲心，这淫欲的念头，比那淤泥还厉害。 ‘直心念道’：你要一心一意，只有一个直心来思念这个道，思念修道。 ‘可免苦矣’：才能免去淤泥陷溺的这种痛苦。

我在洛杉矶对他们讲，教他们好好地持戒。把情欲都停止了，不要抽菸、不要喝酒、不要吃毒药，就是这样讲得很短的。你有没有精神把你那笔记写出来给他们看看？

还有他们在那儿在烧头上的戒疤，那真是比在地狱里的火山地狱都痛苦的。他们也不会烧戒疤，用纸把那香粉卷起来，卷得好像一条香菸似的那么样子，放到头上来烧。烧时，它这东西点著了一下，它又不著了；点著，它又熄了；熄了又点。一个人烧两个戒疤，或者烧三个，大约最少要用三百条火柴，用好几百条火柴。划了，点；点了，灭了；再划了，再点。尽烧戒疤这时间大约就有一个半钟头，用了那么多的时间，统统也没有烧几个。我看看！啊，两个、三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统统只烧七个戒疤，是不是啊？只有七个，七个烧了有一个半钟头。

在这儿我们烧戒疤，是用香焙成香炭点著。你们做的已经都不好了，点的那是生的香，没有把它焙成香炭，就用那生的香，把人烧得很辛苦的。有一个做律师的，烧得咬著牙，他说：‘哎呀!哎呀！哎呀！’念阿弥陀佛也念不出来了；有个女的烧得就流眼水，和我这个弟子差不多。那天她已经也烧得不好，那香炭焙得不太好。若焙得好，这香很快很快就烧过去了，烧过去就不那么痛了。那香炭若焙得不好，就烧得痛得很厉害。

这是我在那儿看见的情形，这看著真是很外行的。然后有一个人说越南都是那样子的，我不相信越南是那样子。在越南或者和尚都不烧戒疤的，他们看中国和尚烧戒疤，他也来烧；但又不知怎么烧法，他的想像中大约就是拿香粉，用纸把它卷上来烧，其实完全不是的。

第四十二章 达世如幻

佛言。吾视王侯之位。如过隙尘。视金玉之宝。如瓦砾。视纨素之服。如敝帛。视大千界。如一诃子。视阿耨池水。如涂足油。

这第四十二章，最后说明了佛他平等观察一切诸法，破一切众生的这种执著。我们人间一百年，在忉利天只是一昼夜；这娑婆世界的一个大劫，在极乐世界也只是一昼夜。所以我们一切一切没有什么是真的，都是虚妄的，所以‘佛言’：佛才说， ‘吾视王侯之位’：王，是国王；侯，是诸侯。诸侯就是比皇帝小一点的，皇帝就譬如总统，诸侯就譬如省长，这都是很尊贵的、很高贵的。可是佛看这国王和诸侯的地位， ‘如过隙尘’：就好像空隙中的尘那样，它是没有什么价值的，没有什么可执著的，所以说就像过隙尘。

‘视金玉之宝’：看金子和玉石这种宝贵的东西， ‘如瓦砾’：就好像看瓦砾似的，就像那破瓦似的。那房上的瓦坏了，就叫瓦砾。 ‘视纨素之服’：纨素之服就是最美丽的这种衣服， ‘如敝帛’：就好像那烂棉花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可以执著的。 ‘视大千界’：佛看这三千大千世界， ‘如一诃子’：就好像一个诃子那么大，那诃子是很小的一个东西。（编按：诃子是诃黎勒树的果实，如橄榄大。）

‘视阿耨池水’：阿耨池那里头的水本来是很多的，但是佛看见这水， ‘如涂足油’：就好像涂足油，像擦脚的油那么多，不是很多的，这些道理说出来，就是教人离开这个执著，你不要看什么都看得那么认真，那么执著；你一执著，一放不下，那就不会成就道业。

视方便门。如化宝聚。视无上乘。如梦金帛。视佛道。如眼前华。视禅定。如须弥柱。视涅槃。如昼歹寤。视倒正。如六龙舞。视平等。如一真地。视兴化。如四时木。

天上所用的一切器皿，都是用七宝所造成的。七宝就是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砗磲、赤珠、玛瑙。在极乐世界，这个地都是黄金所成就的。在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，就连我们这个地也都变成琉璃，但是我们现在这是瓦石成的地，所以是很粗的。那么所有一切万事万物，你看它是好，它就会是好

；你想它是坏，那么就随心所变。一切一切都是唯心所现，在你自己这个真心里所现出来的，所以你就不要被虚妄所迷住。什么是虚妄呢？这一切外相都是虚妄，唯有你自己的本性那才是真实的，所以人不要执妄迷真，执著这个妄，把真的都忘了。

佛说了方便门，这方便门是诸佛所设出来的三乘法门，有声闻、缘觉、菩萨这种的方便法。众生若依这种法修行，就能证果，能成佛。在佛来讲，这方便法就是为实施权，为实法来施这权教。所以佛说像化宝聚似的，是变化的一种宝聚。

在这无上乘而言，佛看这无上乘，无上乘本来是真实的，可是啊！也是众生自性里头本具的一种理。没有在众生的心外边，都是在众生的心里边，所以才说‘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'，菩提圆满了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所以说，佛看这无上乘就像梦里头的金帛似的，在梦里头的这些金银，本来都是虚妄的。

所有一切的佛道都是对凡夫来说的，若没有凡夫，这佛道也就没有用了，所以才说无为。这无为法无起灭，也没有一个生起，也没有一个寂灭。不是实在的，不实如空华。所以说，佛观佛道如空华似的，像空中华。

再说这须弥山哪，它是超出大海的上边，无论什么风浪，也不能漂动它。那么，人修禅定要有一种定，就好像须弥山这么不动似的。本来就是说这须弥山，也没有什么真实的法可得，不过就是举出一个譬喻而已。你真要是证得果了，把一切也都空了。

所以才说，‘视方便门，如化宝聚'：佛看这为实施权，开权显实的方便法门，如化宝聚，就像变化的宝贝聚到一起一样。‘视无上乘，如梦金帛'：看无上的大乘法，就好像在梦里看见这个金银财宝一样。‘视佛道，如眼前华'：佛观想这佛道，也就好像眼前华似的，没有真实的。

‘视禅定，如须弥柱'：视这禅定，就好像那须弥山，出于海而不摇动是一样的。‘视涅槃，如昼夕寤'：看这涅槃的法门，就好像白天、晚间都醒著，没有睡觉似的。‘视倒正，如六龙舞'：视这颠倒和正等，就好像六条龙那么乱舞是一样的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这六根，你一颠倒，随著六尘境界转，那就好像六龙舞似的。

‘视平等，如一真地'：看那平等法门，如一真地，这是真实的地。‘视兴化，如四时木'：他看兴化这个佛法，弘扬佛法，就好像那四时的树木似的。到春天，它就生出来了；到夏天：它就长；到秋天，它就落叶了；到冬天，它又枯槁了，和这四时的木是一样的。所以，要兴隆佛法也有一个时候的。

佛这种说法，就是教人不要执著一切，你凡是有所执著，就不能得到人空、法空。人空，把人也没有了：法空，把法也没有了。本来人也不空，法也没有空，一般凡夫来看，这是有人、有法。你若是想证果，到圣人的果位，你必须要把这人也看空了，法也看空了，这样人空、法空，人的执也没有了，法的执也没有了，这两种执著没有了，就破这一切的执著，得到一切的空理，所以人也空了，法也空了。你人若不空，不能证圣果；你法若不空，不能得到圣人的智慧'。

所以佛说这一段文，是教人把一切一切妄想执著都要放下；你能都放下了，就得到真正的自在；得到真正的自在，那也就是得到真正的自由了。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你愿意活著，就活著；愿意死，就死。来去自由，行动自由，一切一切都得到自由了，这是真正的自由，不是皮毛上的自由。